

# 官场现形记

(上)

#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主 编 寒 天

---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 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.25 印张 968 .76 万字  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1 - 1000 册

---

ISBN 7 - 204 - 05471 - 7

定价:1352 .00 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作者李宝嘉(1867—1906),晚清小说家。字伯元,又名宝凯,号南亭亭长。江苏武进(今江苏常州市)人。出身封建官僚家庭,年轻时擅长八股及诗赋,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,后屡试不第,终身未入仕途。康梁变法兴起,到上海,先后主办《指南报》、《游戏报》、《世界繁华报》等,开晚清“消闲”小报之风。1903年开始小说创作,作品有《文明小史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活地狱》等,多能直斥时弊,具有改良思想。

《官场现形记》是其代表作,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。该小说集中暴露了晚清官场污浊、吏治腐败,涉及官僚从不入流的杂佐到州府长官,从小京官到军机大臣,大大小小的官吏无不蝇营狗苟,为升官发财而极尽卑污之能事,小说多少触及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。结构上一人演述完毕即转入下一人,如此蝉连而下,讽刺描绘颇为生动。

# 目 录

## 官场现形记(上)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七回  | 三万金借公敲诈<br>五十两买折弹参 .....   | ( 2 ) |
| 第十八回  |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<br>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..... | (20)  |
| 第十九回  |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<br>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..... | (39)  |
| 第二十回  |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<br>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..... | (55)  |
| 第二十一回 | 反本透赢当场出丑<br>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..... | (70)  |
| 第二十二回 |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<br>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..... | (87)  |
| 第二十三回 |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<br>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..... | (102) |
| 第二十四回 |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<br>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..... | (118) |
| 第二十五回 |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<br>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..... | (137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六回 |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<br>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..... | (153) |
| 第二十七回 |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<br>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..... | (167) |
| 第二十八回 |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<br>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..... | (181) |
| 第二十九回 |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<br>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..... | (199) |
| 第三十回  |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<br>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..... | (216) |
| 第三十一回 |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<br>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..... | (237) |

##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

却说胡统领同周老爷虽然比前冷淡了许多,然而,有些事情终究不能不请教他,所以心上虽不舒服,面子上还下得去。周老爷虽也觉得,也不好说甚么了。

一日接到省宪批禀,叫胡统领“酌留兵丁,以防余孽,其余概行撤回,各赴防次”,并饬胡统领赶把善后事宜一一办妥,率同回省。胡统领一得此信,别的都不在意,只有开造报销是第一件大事。出兵一次,共需军装若干、枪炮子药若干、兵勇们口粮若干、土匪抗官拒捕共失去军装若干、用去枪炮子药若干、兵勇受伤津贴若干、无辜张村被累抚恤若干、打了胜仗犒赏若干、办理善后预备若干,先扎了一篇底帐。想了半天,没有一个人可以办得此事,只得仍把周老爷请来,同他商量,周老爷道:“容易,有些事情,叫首县庄令去办,其余的由我们自己斟酌一个数目,等卑职商同粮台黄丞,传知各营官一声,叫他们具个领纸上来,要开多少就多少,还有什么不成功的?”胡统领道:“不瞒老兄说,兄弟这个差使,耽了许多惊,受了许多怕,虽然得了个随折,其实也有名无实,总得老哥费心,替兄弟留个后手,帮兄弟出把力,将来兄弟另图厚报。”周老爷道:“大人委办的事,卑职应得效劳,况是大人份内应得的好处。”嘴里如此说,心上早已打了主意。等到退了下来,一切费用,任意乱开,约摸总在六七十万之谱。先送上胡统领过目,胡统领

道：“开太多了，怕上头要驳。”周老爷道：“卑职的事，别人好瞒，瞒不过大人。卑职自从过班到如今，还没有引见，已经背了一万多银子亏空。现在蒙大人的栽培，趁着这个机会，一来想把前头的空子弥补弥补，二来弄个引见盘缠。就是引见之后，一到省，也不会就得甚么差使，总得空上二三年，免得再去拖空子。这个都是大人栽培卑职的。至于大人的事，卑职感恩。知己自当知无不言，这桩事情下来，虽瞒得一时耳目，终究有人一定晓得，既然晓得，保不住就要说话，多开，少开，总是一样。将来回省之后，幕府里面，同寅当中，应该应酬的地方，少不得还要点缀点缀。所以卑职也要商通了首县庄令、粮台黄丞，方可办得。”胡统领一听他口气，虽然推在别人身上，知道他已经存了分肥念头，心上老大不愿，忙道：“老兄要引见，兄弟另外借给老兄。现在的事，只要切实替兄弟帮忙，兄弟没有不知道的，将来一定另图厚报。就是庄、黄两人，兄弟亦自有帮他们忙的地方。总人，报销上去的数目，还要斟酌。”周老爷明晓得胡统领心上不愿意他分肥，忽然想到从省里临来的时候，戴大理嘱咐他的一番话，说：“胡统领的为人，吃硬不吃软。我今同他商量，他竟然不答应，现在忙了这多天，连个随折都没弄到，看他样子，还像怪我不替他出力似的。出了好心没好报，看来为人也有限，若不趁此赚两个，将来还望有别的好处吗？至于他说将来怎样帮忙，也不过嘴上好看。现在的人，都是过桥拆桥的，到了那时候，你去朝他张口，他理都不理你呢。为今之计，只有用强横手段，要作弊大家作弊，看他拿我怎么样。”主意打定，正待发作，忽又转念一想道：“且慢，我今同他硬做，倘或彼此把话说僵，以后事情倒不好办。现在这里的人，又没一个可以打得圆场的。我看此事须得如

此如此，方能如愿。”一面打算，一面答应了几声“是”，说：“大人吩咐的话，实在叫卑职刻骨铭心。卑职蒙大人始终成全，还有什么不替大人出力的？”胡统领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将来兄弟自有厚报。”

周老爷见话说完，退了下来，回到自己船上。此时主意早经打定，便叫跟班的拿了帖子，跟着进城去拜县丞单太爷。原来这里的县丞，姓单名逢玉，大家都尊他为单太爷。自从到任至今，已有二十多年。平时同绅士们还说得来，只因他为人骗功最好，无论见了什么人，一张嘴竟像密炙过的，比糖还甜，说得人家心上发痒，不能不同他要好。

严州虽然是座府城，并没有什么大绅士，顶大的一个进士底子的主事。因为发达的晚，上了年纪，所以不到京里去做官，只在家里管管闲事，同地方官往来往来，包揽两件词讼，生发生发，借此过过日子。虽然，也没有甚么大进项，比起没有发达的时候，在人家坐冷板凳，做猢猻大王，已经天悬地隔了。这位主事老爷，姓魏名翹，表字竹冈，就住在本城南门里头。只因本年十月十二是他亲家生日，他亲家是屯溪有名的茶商，姓汪名本仁，他所以特地预先一个月奔了前去。一来拜亲家的寿，二来顺便看看女儿，三来再打两百块钱的秋风，回来好做过冬盘缠。后来严州信息不好，家里写信给他，催他回去。汪本仁说：“亲家，现在正是乱信头上，你年纪大了，犯不着碰在刀头上。我这里专人去打听，如果势头来得凶，连你宝眷一块接了来，就在我这里权且安身。倘若没有什么事情呢，你再回去不迟。”魏竹冈听了亲家的话，只得权时忍耐。等到胡统领大兵一到，土匪平静，他儿子又赶了信去，连着前头他亲家汪本仁派往严州的人，也都回来了。魏竹冈晓得家乡无事，把

心放下。其时亲家的生日早经做过,他又住了几时,辞别起身。亲家知道他是靠抽丰过日子的,于盘缠之外,加送了他二百块钱的年敬,女儿又在自己私房当中,贴了他二百块钱,总共得了四百块钱,回家度岁,倒也心满意足了。冬天水干,船行极慢,一路上滩下滩,足足走了十几天,方到严州。

其时胡统领已奉到省宪催他回去的公事,同周老爷商量,开造报销的数目。周老爷因为胡统领不能遂他的心愿,晓得这里县丞单太爷神通广大,他二人从前在那里又同过事,交情自与别人不同,所以特地进城拜望他,同他商酌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。单太爷听了会意,便说:“这事情你老堂台出不得面,一来关系名声,二来同统领闹翻之后,也没人打得圆场。依晚生愚见,不如找个人出来,教给他去做。等他做好之后,稍些分点好处与他,等他做恶人,我们做好人。应得帮腔的地方,我们就在里头帮两句,岂不更有把握。”周老爷道:“兄弟此来,正是这个意思,但是此人甚不好找。”单太爷即便把魏竹冈保了上去,说道此人如何能干,“无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,他一年帮晚生忙的地方很不少,晚生一年帮他忙的地方也不少。托了他,保管成功。但是此人两月头前,就到屯溪去拜他亲家的寿,目下不知道已经回来没有。”说罢,便叫跟班:“拿我的片子,到南门里魏府上,打听魏大老爷屯溪回来没有,立等回信。”跟班的去不多时,回来禀报:“魏大老爷是刚刚昨天夜里转的,因为路上受了一点风寒,在家里养病,所以还没有过来。叫小的回来,先替老爷请安,说有甚么事情,就请过去谈谈。”单大老爷点点头,跟班的退了下去。周老爷便催他:“立刻去看魏竹冈,好歹今晚给我一个回信。”单太爷满口答应。

等送过周老爷,他也不坐轿,便衣出得衙门,只带一个小

跟班的，拿了一根长旱烟袋，一直走到魏家门口，通报进去。魏竹冈请他书房相见，进得门来，作揖问好，那副亲热情形，画亦画不出。一时分宾归坐，端上茶来，两个人先寒暄了几句，随后讲到土匪闹事。魏竹冈一向是以趋奉官场为宗旨的，先开口说道：“这位统领同兄弟乡榜，先后只隔一科，他中举人的座师，就是兄弟会试的房师。他的朱卷我看见过，笔路同我一样，只可惜单薄些，所以不会中进士。我二人叙起来，还是个同门。难得他来我们这里，办了这们一件事。等我的病好些，我得去拜他一趟，一来叙叙同门之谊，二来我们地方上的绅士，应得前去谢谢他。将来等他回省的时候，我还要齐个公份，做几把万民伞送他，同他拉拢拉拢。将来等他回省之后，省里有什么事情，也好借他通通声气。老哥是自己人，我的事是不瞒你的。你说我这个主意可好不好？”单太爷道：“好是好的，但是现在的人，总是过桥拆桥，转过脸就不认得人的，等到你有事去请教他，他又跳到架子上去了。依我之见，现在倒不如趁此机会想个法子，弄他点好处，我们现到手为妙。等到好处到手，我们再送他万民伞，那是大家光光脸的事情，有也罢，没有也罢，好在是众人的钱，又不要你自己掏腰，倒也无甚出入。”魏竹冈听了诧异道：“怎么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好处在内？兄弟敲竹杠，也算会敲的了，难道这里头还有竹杠不成？”单太爷道：“不是我说，你几乎错过，我晓得你打屯溪回来，一路受了些辛苦，所以特地备下这份厚礼，替你接风。”魏竹冈听了，心痒难抓，忙问：“到底是个甚么缘故？”单太爷道：“你出门两个月，刚刚回来，也不曾出过大门，无怪乎你不晓得。等我来告诉你。”说着便把此事始末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当初并没有什么土匪，不过城厢里出了两件盗案，地方文武张大其词，禀报

到省。上头为所蒙蔽,派了胡统领下来。其时地方上早经平安无事,偏偏又碰着这位胡统领,好大喜功,定要打草惊蛇,下乡搜捕。土匪没有办到一个,百姓倒大受其累。统领自以为得计,竟把剿办土匪、地方肃清稟报上去,希图得保。现在又叫他手下的人开办报销,听说竟其浮开到一百多万,害了百姓不算数,还要昧着天良赚皇上家的钱。这样的人,亏你认作同门,还要去拜谢他呢。”魏竹冈道:“据你说来,真正岂有此理!他下乡骚扰百姓,百姓吃了他的苦,为甚么不来告呢?”单太爷道:“这是我们这位堂翁办的好事,百姓起初原来告的,不知道怎么一来,一个个都乖乖的回去,后来一点动静都没有了。”魏竹冈道:“这事情我不相信。我倒要去问问他,一个地方官有多大?只知谄媚上官,罔恤民隐,这还了得吗?”说罢,立刻亲自下座,到书案桌上,取出信笺笔砚,先写一封信给本县庄大老爷。单太爷劝他不要写,他一定要写。信上隐隐间责他办事颞颥,帮着上司,不替百姓伸冤,“兄弟刚从屯溪回来,就有许多乡亲前来哭诉,一齐想要进省上控,是兄弟暂将他们压住,到底这件事老公祖是怎么办的,即望详示”云云。写完立刻差人送去,并说立等回信。一面仍同单太爷商量敲竹杠的法子。不多一刻,庄大老爷回信已到。魏竹冈拆开看时,不料上面写的甚是义正词严,还说甚么“百姓要有冤枉,何以敝县屡次出示招告,他们并不来告?虽然来了几起人,都是受土匪骚扰的,并没有受过官兵骚扰,现有他们甘结为凭。况且被害之人,敝县早经一一抚恤,领去的银子,都是领状可以查考。敝县忝为民上,时时以民事为念,这不替百姓伸冤的话是那里来的,还求详细指教”各等语,魏竹冈看完之后,把舌头一伸道:“好利害,如今倒变了他的一篇大理信了。”单太爷道:“我

们这位堂翁,是不好缠的,劝你不必同他噜苏,还是想想你们贵同门胡统领的法子罢。”魏竹冈听了,踌躇道:“不瞒老哥说,下头的竹杠,小弟倒是敲惯的,我们这些散乡亲,见了小弟都有点害怕,还有乡下人,也是一敲就来。人家骂小弟‘鱼肉乡愚’,这句话仔细想来,在小弟却是当仁不让。倒是这上头的竹杠,兄弟却从来没有敲过,应得用个甚么法子?”单太爷道:“只要有本事会敲,一敲下去,十万八万也论不定,三万二万也论不定,再少一万八千也论不定。看甚么事情去做,要敲敲大的。至于今天说官司,明天包漕米,什么零零碎碎,三块五块,十块八块,弄得不吃羊肉空惹一身骚,那是要坏名气的。这种竹杠,我劝你还是不敲的好,要弄弄一笔大的,就是人家说我们敲竹杠不错,是我的本事敲来的,尔其将奈我何?就是因此被人家说坏名气,也还值得。”魏竹冈听了,心上欢喜,张开胡子嘴,笑的合不拢来。笑了一会说道:“我也不想十万八万、三万两万,只弄他一万八千,拿来放放利钱,够了我的养老盘缠,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如今倒是怎么样敲法的好,还是写信,还是当面?”单太爷想了半天道:“当面怕弄僵,还是写信的好。你写信只管打官话,是不怕他出首的,有甚么事情,里头我有一个至好朋友替我做内线,见事论事,随机应变。依我看来,断没有不来的。”

说到这里,伺候他的小厮上来请吃饭。魏竹冈不答应,看他意思,想要把信写好再吃饭。只见他走到书桌跟前坐下,开了墨盒子,顺手取过信笺一张,一只手摸着笺纸,一只手拿一枝笔,将笔头含在嘴里,闭着眼睛出神。却不料单太爷自从下午到此,已经坐了大半天,腹中老大有点饥饿,又不便一人先吃,只得催他吃过晚饭再写。魏竹冈至此,方悟客人未曾吃

饭,连忙吩咐小厮进去,说:“今天有客在此,菜不够吃,快去添样菜来。”小厮进去多时,方见捧了一小碟炒鸡蛋出来。安排匙箸,都已停当,二人一同入座。单太爷举眼看时,只见桌上的菜一共三碟一碗:一碟炒蚕豆,一碟豆腐乳,一碟就是刚才添出来的鸡蛋,一碗雪里蕻虾米酱油汤,等到将饭摆上,乃是开水泡的干饭,魏竹冈举箸相让,谦称:“没有菜”。单太爷道:“好说,彼此知己,只要家常便饭,本来无须客气。”一面吃着,魏竹冈又拿筷子夹了一小块豆腐乳,送到单太爷碗上,说道:“此乃贱内亲手做的,老哥尝尝滋味如何。”单太爷连称“很好”。

说话间,魏竹冈已吃了三碗泡饭,单太爷一碗未完,只听他说了声“慢请”,立起身来,走过去拔起笔来写信。幸而他是两榜出身,又兼历年在家包揽词讼,就是刀笔也还来得,所以写封把信,并不烦难。等到单太爷吃完了饭,过来看时,已经写成三四张了。他一头写,单太爷一头看,等到看完,他亦写完。只见上头先写些仰慕的话,接着又写了些自己谦虚的话,末后才说到“本城并无土匪作乱,先前不过几个强盗打劫了两家当典、钱庄,城厢重地,迭出抢案,地方官例有处分,乃地方官为规避处分起见,索性张大其词,托言土匪造反,非地方官所能抵御,以冀宽免处分。上宪不察,特派重兵前来剿捕,议者皆谓阁下到此,亟应察访虚实,镇抚闾阎,乃计不出此,而亦偏听地方文武蒙蔽之言,以搜捕遗孽为名,纵所部兵四出劫掠,焚戮淫暴,无所不为,合境蒙冤,神人共愤。现在梓里士民,争欲联名赴省上控。幸鄙人与执事,谊属同门,交非泛泛,念如此等举功,皆不肖将弁所为。阁下决不出此。惟探闻上控呈词,业经拟定,共计八款,子目未详。叨在知交,曷敢不以

实告。应如何预为抵制之处，尚祈大才斟酌，并望示复为盼”各等语。

单太爷看了，连连拍手称妙。魏竹冈道：“我只同他拉交情，招呼他，看他如何回答我。”单太爷道：“听里头朋友说，他还有朦开保案，浮开报销几条大劣迹，为什么不一同叙进？”魏竹冈拿手指着“共计八款”四个字说道：“一齐包括在内，给他个糊里糊涂的好，等他来问我，我再一样一样的告诉他。我的信，只算要好通个信，我犯不着派他不是，所以信上有些话，一齐托了别人的口气，不说是我说的，只要他觉着就是了。”单太爷听了，甚为佩服，连说：“到底竹翁先生是做八股做通的人，一通而无不通。小弟是没有读过书，主意虽有，提起笔来，就要现原形的。”魏竹冈道：“这也怪不得你，你若八股做通，你早已上去，也不在这里做县丞了。”正说着，将信封好，开了信面，怕自己的跟人不在行，交给单太爷的小跟班即刻去送。叫 he 到船上，说是魏家来的，守候回信，千万不可说明是单太爷的家人。小跟班的答应着去了。约摸有两个钟头，方才拿了一张回片回来，说：“有信明天送过来。”魏竹冈道：“我这个信，不是甚么容易复的，定要斟酌斟酌，且看他明日回信如何写法，再作道理。倘若没有回信，好在你有位朋友在里头，就托他探个信，告诉我们一声，或者再写一封信去，或者商量别的办法。”单太爷答应着，又说了些别的闲话，方才回去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周老爷，自从辞别单太爷出城之后，一直回到船上，毕竟心怀鬼胎，见了胡统领，比前反觉殷勤。胡统领本是个随随便便的人，倒也并不在意。等到晚上，吃过夜饭，正是几个随员在大船上趋奉胡统领的时候，忽见船头上传进一封信来。

说是本城绅衿魏大老爷那里写来的。胡统领听了诧异,连忙接在手中一看,只见上面写明“内要信送呈胡大人勋启”,下面只写着“魏缄”两个字,还有“守候福音”四个小字。一头拆信,一头心上转念:“我并不认得此人,这是那里来的?”信封拆破,掏出来一看,先是一张名片,刻着“魏翹”两个大字,后面注着“拜谒留名,不作别用”八个红字,另用笔墨添写“号竹冈,某科举人、某科进士、兵部主事、会试出某某先生之门”。胡统领看了明白,是要我晓得他与我同门的意思,看来总是拉拢交情,为借贷说项地步,因此并不在意,从从容容,将信取阅,及至看到一半,说着“并无土匪”的事,心中始觉慌张,兼之一路看来无非责备他的话头,因此心上很不舒服。及至临末,叙到他两个本是同门,因此特地“前来关照”,以及“鹄候回信”等语,他翻来覆去,看了两遍,一声不响,众随员瞧着也摸不着头脑。周老爷虽已猜着九分九,也只好装作不知。一旁动问:“是那里来信?为的甚么事情?”胡统领不说甚么,但把信交在周老爷手中,说了声“你去看”,自己躺下吃烟。周老爷接信在手,从头至尾,看了一遍,心内早已了然,口中不便说出,只说:“奇怪得很,看他来信,倒着实同大人要好,所以特地前来关照。”胡统领道:“他虽然与我同门,我又何曾认得他?你说他同我要好,所以特来关照,据我看来,只怕不是好意思呢!”周老爷道:“这也不见得,倘若他不同大人同门,或者难保,既然同大人有此一层交情,借此拉拢,或者有之。倒是他信面上写明白守候回信,现在怎样回他?”胡统领道:“给他回片,先叫来人转去,等明天访明实在,尚有回信再给他送去。”家人们答应一声,取出名片,交给来人,叫他回去销差。这里胡统领抽了几口烟,一声不响,等到过足了瘾,坐起来,对周老爷说道:“我看

这件事情不妙,好在眼前都是自己人。这件事情倘若闹了出来,终究有点不便。怎么想个法子,预先布置布置的好?事不宜迟,办事越慢,花钱越多。就是我从前谋这个差使的时候,军机王大人跟前经手的朋友,是他的内侄,这条路原是再好没有,他只叫我送三千银子的贽见,包我得这个差使。我嫌多没有理他。后来托了别人,一花花五千,经手的还有谢仪,一共花了六千,足足的耽搁了半年,事情才成功。兄弟是过来人,这点机关,我还懂得。诸位替我想想看,可是不是?”文七爷接口道:“大人这件事怕什么?大人是上头派了来的,无论事情办的错不错,一来上头总得护着大人,断不肯自己认错;二来县里有他们乡下人的甘结领状,都是真凭实据,他们有多大胆子敢上控?直接可以不理他。”胡统领尚未开言,周老爷道:“怕呢原是没有怕他,但是等到事情闹出来,大家没有味,这种人直接是地方上的无赖,胜之不足为荣,败之反足为辱。还是大人的明鉴,预先布置的好。”文七爷道:“只要我们理直气壮,怕他怎的!”胡统领道:“文大哥,周某人话不错,兄弟的脾气,宁可息事,花两钱算什么,只要小的去,大的来,就在里头了。但是总得有个人先去探探口气,我们才好商量。”周老爷道:“是,先去探探口气,果然是美意,我们也乐得同他拉拢拉拢。大人就给他一角公事,或者请他清查本地被土匪扰害的灾户,借此为名,等他开支几两银子的薪水,这是好的一面说法;倘若存了别的主意,大人跟前,卑职要直谈的,那是他一定存了敲竹杠的意思。但是现在先写信,看来事情一定还可挽回,大人也不必烦心,这里的捕厅姓单,同卑职是十几年的相好,听说他同本地这些人,还联络得来,卑职就去找他,当中疏通疏通。将来事成之后,大案里头,求大人赏他一人保

举就是了。”胡统领道：“这是惠而不费的，我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你老哥见了单县丞，只说你托他，不必提出我来。各式事情，我们心照就是了。”周老爷答应着说：“明天一早就进城去，事情要办的快，总要明天一天里头了结才好。”胡统领说：“是啊，如此我也不留你们多坐了。你们各自回船歇息，明天好办正经。”于是各随员一齐辞别退去。

到了次日，周老爷果然起了一个早，坐轿进城，会见单太爷。讲起昨夜统领的情形，知道事有把握。单太爷帮着敲了竹杠，统领还要保举他，真是名利兼收，非常之喜，连说：“晚生倘能因此过班，已是老堂翁的提拔。至于银钱里头，用着晚生出力的地方，晚生无不着力，无论多少好处，一齐都是你堂翁的。至于魏老朋友那里，有兄弟去抗，少则一头二千，多则三五六千，随你堂翁的便。他坐在家里，那里来得这些银子，多了岂不是白便宜他呢！”周老爷听了，自然也自欢喜。又商量了一回，仍旧出城稟见统领，说起魏竹冈的为人：“据单县丞说，竟其不是这个好东西，而且同京里张昌言张御史是姑表兄弟，所以在地方上很不安分。地方官看他表弟面上，有些事情都让他，不同他计较。单县丞虽然同他要好，晓得他利心太重，有些话也只好说起来看。总之，想敲一个大竹杠是实情。”胡统领听了踌躇道：“少呢，我们那里不花两钱？如果要的多，也只好听他的便了。”周老爷道：“据单县丞说，只怕开出口来，不会少呢！”胡统领听了，诧异道：“怎么单县丞晓得他要敲我的竹杠？”周老爷连忙分辩道：“他如何会晓得，也不过外头听来的传言，他听见大人肯赏他保举他，感激的了不得，立刻就到姓魏的那里探听去了。”

周老爷正同统领说话的时候，忽然船头上有人来回说：